



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持续衰落

约瑟夫·约菲¹

编者按：近年来，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中，与民粹主义势力愈发得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正日渐衰落。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其背景是制造业的萎缩，传统工人阶级的消亡，以及福利国家的成功。温和左派不愿放弃其政治信条，不仅失去了选民，也无法抵御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击。本期摘译评论家约瑟夫·约菲对这一趋势的分析，供读者参考。

纵观整个欧洲和美国，温和左翼已日益成为自己昔日成功的受害者。

想象一下欧洲的政治版图。20年前，它几乎完全被“红色”覆盖，这是代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而不是指美国大选中共和党人的红色。而今天，在法国、德国接连举行选举后，只有5个国家是红色的，其中包括马耳他这样的岛国。对社会党国际而言，政治上的衰落是一种普遍而长期的趋势，并不能视作民主政治正常波动中的低谷。

以法国为例，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温和左翼和温和右翼基本上是交替执政的。社会党（PS）两次赢得了总统宝座，弗朗索瓦·密特朗和弗朗索瓦·奥朗德都曾入主爱丽舍宫。然而，在今年六月议会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中，社会党仅得到6.4%的选票。

¹ 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是《美国利益》杂志执委会和德国《时代》周刊编委会成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本文英文原文载于《美国利益》杂志网站：<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7/10/05/relentless-decline-social-democracy-west/>。此为中文摘译版。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曾产生过勃兰特、施密特、施罗德那样的杰出人物，支持率曾高达46%。但在今年9月的大选中，舒尔茨带领的社民党得票率大幅下跌，仅有20.5%，是二战后最失败的一次。

曾在战后意大利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多次参与组建联合政府的意大利社会党（PSI）已经不复存在。荷兰工党（PvdA）曾于2002年成为执政党，而后势力日益衰落，在今年的大选中遭遇惨败，仅获得9个议席，支持率从19%下跌到6%。泛希社运党（PASOK）曾是希腊两大政党之一，一度获得44%的支持率而赢得选举，如今支持率已跌落至6%。其衰败之快催生了一个新词“pasokification”，意指传统中左派政党的崩溃。再将目光转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社会民主党完善了那里的现代福利国家，但是如今，芬兰迎来了50年来的第一位保守党总统，挪威从2013年开始就由右翼政党执政。

上述趋势中似乎存在两个例外。一是科尔宾带领的英国工党，在6月的大选中其支持率仅落后保守党两个百分点。不过，其民调中的支持率在最后一刻的飙升似乎并不表明上述趋势发生了逆转。可以说，科尔宾之所以得票是因为民众对特蕾莎·梅强烈不满，这些选票表达的不是选民对工党的支持，而是对梅的反对。二是美国的民主党，即美国版的社会民主党，奥巴马连任两届总统，在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对决中，民主党也获得了多数民众的支持。但不可忽视的是，自奥巴马2009年上任以来，共和党已经在州一级议会中增加了1000个席位，并且50个州长中的34位都是共和党人。

回顾历史，随着工人阶级的崛起，民主的左派力量上台，他们为新的城市公民发声，并成为其利益的维护者。然而，旧的工人阶级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已经不复存在。一组简单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制造业占GDP的份额从35%下降到了15%，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在持续失去它的民众基础。

民主的左派也因其自身的成功而失败。从斯德哥尔摩到旧金山，都实现了福利国家。西方国家各级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几乎占到GDP的一半，法国可能更多，美国则偏少。其影响反映在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上，根据原始基尼系数，美国的收入公平程度远不如德国，当将税收和转移支付纳入考虑范围时，平等主义的德国和“超级资本主义”的美国之间的差异就缩小了。先进的福利国

家是社会主义理想的缩影——将财富重新分配到穷人手中，这样的成就反而让左派的口号失去了吸引力。

德国社民党的舒尔茨确实将“社会公正”作为口号，提出将富人财富再分配，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补贴和服务。但可惜的是，社民党的传统支持者已经变成中产阶级了。当技术工人的最高工资达到5万欧元时，他们不会再对增税的承诺感兴趣。

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张和工业部门的萎缩，温和左翼的势力日益衰落。此外，如今的社会民主党还面临新的敌人，比如德国的选择党(AfD)、马琳·勒庞的国民阵线以及特朗普的党等民粹主义政党。那些转而支持新民粹主义者的选民不仅是希拉里·克林顿口中的“可怜虫”，还有大量感到被托马斯·弗兰克口中的“自由阶级”抛弃了的人。这个“自由阶级”受过良好教育且能言善辩，主导了出版、教育和行政机构，建立了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那些“被遗忘的人”不喜欢这个阶级。

民众的愤恨主要针对性别观点主流化、言论正确、少数族裔政治，以及为商品和人开放边界等议题。美国面临来自南部的无证移民，德国刚刚从中东和北非接纳了120万难民，意大利忙于应对来自利比亚的难民潮。那些所谓的“可怜虫”不禁要问：“那我们呢？”他们不会发表专栏文章，但他们有投票权，而现在他们可以投票给马琳·勒庞和唐纳德·特朗普那样的人物，或者像英国独立党、德国选择党那样的政党。至于投票的理由，他们很可能会像投票给德国选择党的选民那样回答，30%的人喜欢该党的纲领，60%的人只是在表达对已有党派的失望。

那么，为什么温和左翼不转向竞争模式，为抛弃他们的选民提供一些新的理念和政策选择呢？也可能有人会问，美国的民主党人为什么不跟随民族主义和其他主流，而是试图依靠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群体去拼凑多数支持。这是他们的基因决定的，就像他们的欧洲同志一样，如果依附于全球化、世俗主义和多样性，就不能去迎合贸易保护主义者、本土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福利国家主义的做法并不能击败困扰整个西方的防御性民族主义。

简而言之，社会民主主义被困在了它所坚持的信条和抛弃它的选民之间，它的辉煌时期已经结束。不过，好的一面是，在整个西欧，虽然新民粹主义者得到了很多支持，但没有占据上风。就拿最近的例子来说，在德国9月份的选举中，

虽然选择党的支持率跃升至 13%，但主流民主阵营的政党仍获得了 87%的支持。不利的一面是，在匈牙利和波兰，独裁政权在自由选举中上台执政。再加上由特朗普所领导的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正上演着一场最关键的较量。但是请记住：美国的宪法已经维持了 230 年，但在欧洲，自 1787 年以来已有无数的宪法被践踏、被撕毁。

（钟晓萌摘译，归泳涛校）